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· 陳家毅

鬧市中尋求綠野仙蹤

新加坡植物園新擴建生態園，讓都市人認識當年漁村島嶼原有生態，拉近城市與郊野的距離。

無紙媒體通行的年代，印刷品尤其是

墨跡染得雙手髒兮兮的日報，蹤跡明顯地逐漸減少。地鐵、公車上人手一機，低頭族飛快地掃看最熱新聞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已沒多少人願意自掏腰包付錢買份報紙，情況實在不容樂觀。但倫敦卻有報業反其道而行，在每個午後或每

週某天的早晨，散工在地鐵站外分派免費午報與週刊。龐大的廣告收入，拯救了這批奄奄一息的報章雜誌。

為了符合幕後老闆，免費的刊物水準無疑大不如前。有關倫敦城市動向和資訊的老字號週刊《Timeout》雜誌，由厚轉薄的一本如今在街上免費贈送，內容的豐富度與精采度，遠不及之前的一半。雖然它偶有佳作，讓務實善忘的倫敦人前事不究：例如五月初春之際，它圖繪綠藤攀藤又有花朵的封面，左右對稱的造型是個超大的城市綠肺。大標題為：「一股新鮮空氣」，小標題是：「尋找倫敦曠野之面」，便馬上吸引眼球，人人都要拿一冊

來翻翻。

不短的篇幅內容要讀者睜大雙眼觀察周遭，鼓勵忙碌的都市人即便不做遠足旅行，在城市生活的環境裏也可以日夜探險。專題報道分成數頁單元，介紹了倫敦少為人知的綠野仙蹤：原來倫敦的山丘、運河、樹林、草叢隱藏居住了各類飛禽走獸，狐狸更是習慣和人群的日常工作擦身而過，尤



■ 獅城新生態園近景的濕地和小湖泊以在地水源開挖形成，種有沼澤植物、稀有蘭科；遠處熱帶樹木圍繞園區參天挺拔。

愛出沒在夜深人靜的一刻，卻往往留下脫落的體毛和濃騷的味道。從這些片鱗殘甲的線索，我們方知道或許狐狸牠們此刻就在房子後面的溝渠裏，或是廢棄的地下管道中。

導覽文章還介紹了野生樹林、花間蜜蜂行蹤、季候鳥群聚集的濕地等。以生態觀點介入，掀開了人口密集倫敦鬧市的另一面。才不過三、四百年

前，倫敦仍是許多個大小不同的村落，漸漸合併而成。農民牧場主人帶著收成、趕著牛羊前來市集做買賣，遺留下來彎曲的道路，和它們的名稱如 Hay Market（乾草市場）、Spitalfield Market（史匹塔爾草地市場）、Covent Garden（高文花園）等，就像東京的築地鮮魚市場，過往的用途都有跡可尋。如今高尚宜居的 Regent's Canal（麗晶運河），更是當年為方便運送木材而開發的水道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無論在歐洲亞洲，高度兼快速發展的現代城市，不過是符合現代人類對居住的要求而更變。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，這些要求亦不斷在變化，包括回過頭來發問：我們天然的環境去了哪裏？這恐怕是所有先進城市都要捫心自問的一個議題。當城市再看不到新芽綠葉、野櫻和玉蘭花開，聽不見鳥兒啾鳴，蝴蝶蜜蜂因為空氣污染而絕跡，我們知道是時候應該回顧，這條路是怎樣走過來的？

無獨有偶，遠在倫敦千里以外的新加坡，近年就地取材開闢了一片十公頃的生態園林，位置就在舊有植物園的西面。約兩年前晉升世界遺產名單的新加坡植物園，在英殖民時期以「農業園藝協會」之名開創，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八年歷史，用途也因時代的變

遷而不斷自我更新。

四月初剛開啓的新生態園，是植物園獲得世遺後的新擴建設施。除了原地的熱帶雨林，還藉在地水源開發了濕地和湖泊，讓都市人重新認識兩百年前還是個漁村島嶼的原有生態。新園部分取名為「學習森林」（Learning Forest），無為自然的園林設計，與城中人工化的高速道路高樓大廈似乎背道而馳；這個重要的新嘗試從看似不可能、城市與郊野之間的矛盾著手，把兩者對立的距離一下拉近，在人造境與自然界之間取得平衡。

環繞小森林區的林中步徑、臨塘木道、空中天橋，讓遊人可以盡量靠攏水生或是高拔的植物。它和我們常見、園藝精緻的花園最大不同點是，地面長起來的、凌空降落的、附生的、寄生的、盤纏樹根或是垂吊氣根，熱帶樹、棕、竹、籐、蕨、薑、蘭花等（包括瀕臨絕滅的品種）一切回到原生態狀況，層次交疊，赤裸裸地不經修飾呈現眼前。

遊園途中列有不少指示牌，文圖說明樹種（包括孩子愛吃的紅毛丹、山竹等果樹）、植物脾性、對人類的貢獻等，但最令我欣慰的是：白蟻、蝙蝠、蜥蜴、青竹蛇、蟒蛇等向來都市人因畏懼而趕盡殺絕的昆蟲野獸，也在介紹範圍之內。也許，高樓林立的都市和蝶飛鳥啼的郊野毗鄰互輔，真已指日可待，再不是個天方夜譚的夢想了。